第一回 说楔子[[1]](#footnote-1)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

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兴亡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富贵无凭据黄评：一篇主意。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误齐评：全书主脑。约评：真乃唤醒梦梦。浊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。

这一首词，也是个老生常谈黄评：固系常谈，而先生之书非常谈也。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；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着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天二评：无论到手不到手，口里说说也香。到味同嚼蜡时，已是醒过来了，能有几人？否则恐甘蔗渣儿尚要嚼了又嚼也。约评：袁子才先生有诗云：明知过后原如梦，争奈当场欲上天。此之谓也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看得破的天二评：无论得不得，嘴里说说也好。黄评：自有天地以来于今为烈。

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黄评：高人隐士非必定取王冕，以正文托之明代，时世相近耳。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天二评：据曝书亭集，王冕传，父命牧牛陇上，潜入塾听村童诵读，暮亡其牛，父怒挞之。不云早孤。此处不可以诬先贤。岂传闻异耶？明史传与朱集略同。平步青：如本传，则叙次不能一线。故云父殁，非诬先贤，亦非传闻异也。他母亲做些针指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阿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；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；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当的当了，卖的卖了；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。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黄评：是小说入手法。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；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齐评：出语便是不凡。天二评：善体亲心，是谓孝子。情愿放牛的也多，只无底下两句。黄评：此句必不可少。”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[[2]](#footnote-2)，便是七泖湖。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[[3]](#footnote-3)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，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顽耍，不必远去天二评：好所在，我亦欲从王先生游。黄评：好世界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，每日早上，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；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。”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。母亲替他理理衣服黄评：闲处写得入情。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，休惹人说不是；早出晚归，免我悬望天二评：简净。黄评：慈母。”王冕应诺，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天二评：读至此不知何以堕泪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，回家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天二评：读至此不知何以下泪。约评：我亦要堕泪。黄评：写王冕之孝，盖未有不孝而可称名士者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[[4]](#footnote-4)，就买几本旧书，日逐[[5]](#footnote-5)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阴树下看天二评：我见扫室延师而学生与书为仇，其材乃不及王先生所放者不知凡几。噫嘻！约评：闯学堂的书客，只怕无甚么好书买。

弹指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天二评：着实两字见不是当口头说话。黄评：加着实二字，以见王冕学之所由来。那日，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黄评：画不出。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黄评：如见。湖边上山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绿得可爱齐评：写眼前景物透亮之至。似俗而甚雅也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黄评：入学画。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天二评：画所不到。此文人之笔毕竟高于画家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“古人说，‘人在画图中’，其实不错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：“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齐评：正所谓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天二评：此句宜正告天下后世没志气的人。我何不自画他几枝？”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[[6]](#footnote-6)，挑了一担食盒[[7]](#footnote-7)来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，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天二评：那里仿来这些雅兴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头戴方巾[[8]](#footnote-8)，一个穿宝蓝[[9]](#footnote-9)夹纱直裰[[10]](#footnote-10)，两人穿元色[[11]](#footnote-11)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黄评：何其风雅，但不可开口耳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，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；他想是主人了，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齐评：非大老不开口，是此书行派。天二评：开口就是一尊大神佛。黄评：不料其开口便俗。却是先生著书本意。新买了住宅，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天二评：据传，冕北至燕，翰林学士危素居钟楼街，一日骑过冕，冕揖之，不问名姓，忽曰：公非住钟楼街者耶？此即借其事影射。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体面齐评：卖屋也讲势利，可谓奇谈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[[12]](#footnote-12)、县父母[[13]](#footnote-13)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，那一个不敬。天二评：已伏后文。黄评：雨后郊游小饮，极是雅事，不料开口一俗至此。却难得一副笔墨写得雅俗各见。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[[14]](#footnote-14)，乃危老先生门生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黄评：此必是谎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，这一盘就是了天二评：鹿肉为证河南知县是实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[[15]](#footnote-15)来，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；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，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天二评：危老是乡户驴猪都总甲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齐评：乡下人讲京城口气真是如此。直映到后数十回五河县人说彭乡绅站在朝廷暖阁里办事等语。天二评：胡子半日不开口，果然一开口又高出胖、瘦二人之上。黄评：阅此能不喷饭否？一部书皆用此诀。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天二评：牵了牛回去，冷极。盖王先生不曾听也，只是牵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黄评：元章善画梅。此不过借荷花引出时知县耳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；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好西，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[[16]](#footnote-16)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天二评：全书诸名士开山祖师，却又非虞庄杜诸人所及。但他性情不同：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黄评：此两层皆正文反面。终日闭户读书齐评：求官交友不过富贵功名四字中事耳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，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天二评：此元章实事，见本传。固是目空千古，然安知无借此邀名者？不足为训。约评：此段却未免有些做作。黄评：此皆王元章实事。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黄评：写秦老以衬元章。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齐评：秦老亦复不俗。所以敬他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带瓦楞帽[[17]](#footnote-17)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[[18]](#footnote-18)，又是买办[[19]](#footnote-19)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天二评：秦老只身分是如此，若说亦是高人则成俗笔矣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、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只位[[20]](#footnote-20)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。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：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[[21]](#footnote-21)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天二评：亲家面上卖一个大人情。在下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傍，着实撺掇[[22]](#footnote-22)黄评：自是好意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天二评：本不愿画也。黄评：因此屈不过情，非元章昧昧。回家用心用意，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。次日，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天二评：新旧不识，眼色平常。黄评：题诗在上面，不写年号，又无名字，是不愿画。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“这就是门生治下[[23]](#footnote-23)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。黄评：轻之甚。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[[24]](#footnote-24)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[[25]](#footnote-25)，可为惭愧齐评：此二语抑何高也，合下二语写之，可谓曲尽神吻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，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天二评：不信危老能作此语。然但以名位相许，是此兄胸中见识未蒙明鉴。黄评：写危素自不俗，然但以名位相许，便不知王冕，又不得谓之不俗，贰臣心胸不过如是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，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[[26]](#footnote-26)帖子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了。王冕笑道：“却是起动头翁，上覆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农夫，不敢求见。这尊帖也不敢领黄评：大非所料。”翟买办变了脸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，原是我照顾你的；不然，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齐评：三字的是头役口气，抑何摹写入神至此。约评：是，是，不敢不敢。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天二评：看他理直气壮。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却是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黄评：写差役实是差役。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！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黄评：先说请，此又说“叫”。”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！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；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天二评：此等说话，危若先生、时知县尚不懂，无怪翟买办发急。约评：王冕对翟买办一篇话，是从闵子翁蹇费宰一节脱来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齐评：真是闻所未闻。这不是不识抬举了天二评：君召之役，则往役；君欲见之，�t不往见之。黄评：如此不识抬举人却难得。”秦老劝道：“王相公，也罢；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：‘灭门的知县’，你和他拗些甚么？黄评：写秦老却又正当如此。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！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。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[[27]](#footnote-27)么？我是不愿去的黄评：一句话即见元章自处之善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要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：亲家回县里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，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[[28]](#footnote-28)！齐评：是当衙门人衣食饭碗。天二评：头翁声口。约评：可见衙门的规矩利害。黄评：如闻其声。彼此争论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；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黄评：不知段干木当日曾如此否？一笑。方才应诺去了，回覆知县。知县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[[29]](#footnote-29)那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，走下乡狐假虎威黄评：自命为虎。着实恐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天二评：知县可谓尽心焉尔矣。黄评：果然怕虎不敢来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[[30]](#footnote-30)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；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齐评：一反一正，做知县人遇事都如此细心。又想道：“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”又想道：“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；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[[31]](#footnote-31)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齐评：面面都到。天二评：有此三折，见得下乡非易。就一个乡民身上博取能员名宦，其志量不小。约评：恶劣令人欲呕。黄评：尚知好名。今也则无。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[[32]](#footnote-32)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[[33]](#footnote-33)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黄评：敲锣求贤，宜贤之吓走矣。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天二评：好在不问何人。黄评：其母如此声口，闻锣声避去可知。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天二评：案传云，高邮申屠�o任�B兴理官，遣吏自通。谢不见。乃造其庐，执礼甚恭。岁余投书谢�o东游。是岂即其人欤？平步青：诸暨县令，据传乃绍兴司理高邮申屠�o。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黄评：妙在总谓之“传”。那婆婆道：“其实不在家了，不知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

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[[34]](#footnote-34)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。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天二评：令我宛然身到王先生所居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。黄评：此亦王冕所教。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天二评：与翟买办变脸相对。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！即回衙门去罢！”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知县去了。

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“你方才也太执意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怎的这样怠慢他？黄评：秦老所见只如此。王冕道：“老爹请坐，我告诉你。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，在这里酷虐小民，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相与[[35]](#footnote-35)他天二评：说出本怀，见非浪学泄柳、段干。约评：王先生此处稍露圭角。但他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说；危素老羞变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我如今辞别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别处去躲避几时黄评：见机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放心不下。”母亲道：“我儿，你历年卖诗卖画，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，柴米不愁没有。我虽年老，又无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。天二评：人子听者，若犯了罪，便自己躲避也要累母亲。秦老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，虽有才学，谁人是识得你的齐评：秦老识见不俗，却尚未能深知元章所以高绝。作者用笔细如毫发。此番到大邦去处，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知。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，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。天二评：秦老却难得。乡农中有此义人。王冕拜谢了秦老，秦老又走回家去，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，吃了半夜酒回去。

次日五更，王冕起来收拾行李，吃了早饭，恰好秦老也到。王冕拜辞了母亲，又拜了秦老两拜，母子洒泪分手。王冕穿上麻鞋，背上行李。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，直送出村口，洒泪而别。秦老手拿灯笼，站着看着他走，走的望不着了，方才回去天二评：真有情人，非泛泛应酬。

王冕一路风餐露宿，九十里大站，七十里小站，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。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，这会城[[36]](#footnote-36)却也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。王冕到了此处，盘费用尽了，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，卖卜测字；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，卖与过往的人。每日问卜卖画，到也挤个不开。

弹指间，过了半年光景。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石史评：俗财主当算识者。也爱王冕的画，时常要买；又自己不来，遣几个粗夯小厮，动不动大呼小叫，闹的王冕不得安稳。王冕心不耐烦黄评：如何耐得。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天二评：大牛乎，此王先生之总角交，不为辱没富翁。又题几句诗在上，含着讥刺天二评：传云，燕京贵人争求画，乃以一幅张壁间，题诗其上，语含讽刺。此亦影射其事。也怕从此有口舌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。

那日清早，才坐在那里，只见许多男女，啼啼哭哭，在街上过。也有挑着锅的，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裳褴褛。过去一阵，又是一阵，把街上都塞满了。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，问其所以，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，被河水决了，田庐房舍，尽行漂没。这是些逃荒的百姓，官府又不管黄评：此等事官府几曾管过？。只得四散觅食。王冕见此光景，过意不去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将大乱了[[37]](#footnote-37)齐评：喟然而叹，胸襟可想。天二评：此亦见本传。禹河本是北流，后世南流者皆非故道，天下治乱岂关于此。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！”将些散碎银子，收拾好了，拴束行李，仍旧回家。入了浙江境，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，时知县也升任去了黄评：撇去二人最妙。因此放心回家，拜见母亲。看见母亲康健如常，心中欢喜。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。他慌忙打开行李，取出一匹茧绸[[38]](#footnote-38)，一包耿饼[[39]](#footnote-39)天二评：山东人事。拿过去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。自此，王冕依旧吟诗作画，奉养母亲。

又过了六年，母亲老病卧床。王冕百方延医调治，总不见效。一日，母亲吩咐王冕道：“我眼见得不济事了。但这几年来，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，该劝你出去做官天二评：做官不消学问，学问又何必做官做官。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，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。况你的性情高傲，倘若弄出祸来，反为不美齐评：不愧元章之母。天二评：知子莫若母。黄评：非此母不生此子。正对后文匡超人。我儿可听我的遗言，将来娶妻生子，守着我的坟墓，不要出去做官。我死了，口眼也闭。天二评：非此母不生此子。王冕哭着应诺。他母亲淹淹一息[[40]](#footnote-40)，归天去了。王冕擗踊[[41]](#footnote-41)哀号，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。又亏秦老一力帮衬，制备衣衾棺椁。王冕负土成坟[[42]](#footnote-42)，三年苫块[[43]](#footnote-43)，不必细说。

到了服阕[[44]](#footnote-44)之后，不过一年有馀，天下就大乱了。方国珍据了浙江，张士诚据了苏州，陈友谅据了湖广，都是些草窃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，得了金陵，立为吴王，乃是王者之师；提兵破了方国珍，号令全浙，乡村镇市，并无骚扰。

一日，日中时分，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，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。为头一人，头戴武巾，身穿团花战袍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髭须，真有龙凤之表。那人到门首下了马，向王冕施礼道：“动问一声，那里是王冕先生家？”王冕道：“小人王冕，这里便是寒舍。”那人喜道：“如此甚妙。特来晋谒。”吩咐从人都下了马，屯在外边，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天二评：本以系牛，今忽系马，牛若曰不虞君之涉我地。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，分宾主施礼坐下。王冕道：“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？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朱，先在江南起兵，号滁阳王；而今据有金陵，称为吴王的便是天二评：数语亦落落大方。因平方国珍到此，特来拜访先生。”王冕道：“乡民肉眼不识，原来就是王爷。但乡民一介愚人，怎敢劳王爷贵步？”吴王道：“孤是一个粗卤汉子，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，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天二评：汉高、光武未必能作是语。孤在江南，即慕大名，今来拜访，要先生指示：浙人久反之后，何以能服其心？”王冕道：“大王是高明远见的，不消乡民多说。若以仁义服人，何人不服，岂但浙江？若以兵力服人，浙人虽弱，恐亦义不受辱齐评：言简而尽。天二评：案传，冕隐九里山为胡大海所执，大海问策，冕答云云，此借为答太祖语。不见方国珍么？黄评：此非正文，略写已足。吴王叹息，点头称善。两人促膝谈到日暮。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。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，炒了一盘韭菜，自捧出来，陪着。吴王吃了天二评：虽蔬食菜羹，未必不饱。称谢教诲，上马去了。这日，秦老进城回来，问及此事。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，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，向年在山东相识的，故此来看我一看天二评：非瞒秦老也，盖有难言者。约评：非难言也，只因乡间眼界小，恐哄动众人耳，如此才是真隐。说着就罢了黄评：好，亦是省笔之法。

不数年间，吴王削平祸乱，定鼎应天[[45]](#footnote-45)，天下一统，建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。到了洪武四年，秦老又进城里，回来向王冕道：“危老爷已自问了罪，发在和州去了天二评：案余忠宣墓在安庆西门外，不当云和州。平步青：云林子偃，官和州学正，后人因有谪和州守余墓之讹。我带了一本邸抄[[46]](#footnote-46)来与你看。”王冕接过来看，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，妄自尊大，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。太祖大怒，发往和州守余阙墓[[47]](#footnote-47)去了。此一条之后，便是礼部[[48]](#footnote-48)议定取士之法：三年一科，用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八股文[[49]](#footnote-49)。王冕指与秦老看，道：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。齐评：宰相见识，惜乎明祖不得闻其语也。天二评：借危素事搭入八股取士，便捷。据传，冕在胡大海军中，太祖授以谘议参军而冕死。危素之谪与八股之行皆在其后，此特借以了前案及映起全书许多时文鬼耳。然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，岂特八股为然。黄评：作者本旨。说着，天色晚了下来。此时正是初夏，天时乍热，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，两人小饮。须臾，东方月上，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天二评：欲写怪风却先写明月，此文家烘染法。那些眠鸥宿鹭，阒然无声。王冕左手持杯，右手指着天上的星，向秦老道：“你看贯索犯文昌[[50]](#footnote-50)，一代文人有厄！”话犹未了，忽然起一阵怪风，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，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，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。少顷，风声略定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，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天二评：文曲星耶？若是其小乎？接上文有厄而来。黄评：可知亦“且夫尝谓”之人。王冕道：“天可怜见[[51]](#footnote-51)，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，我们是不及见了！”当夜收拾家伙，各自歇息。

自此以后，时常有人传说，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[[52]](#footnote-52)，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。初时不在意里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，王冕并不通知秦老，私自收拾，连夜逃往会稽山中。

半年之后，朝廷果然遣一官员，捧着诏书，带领许多人，将着彩缎表里[[53]](#footnote-53)，来到秦老门首，见秦老八十多岁，须鬓皓然，手扶拄杖。那官与他施礼，秦老让到草堂坐下。那官问道：“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？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[[54]](#footnote-54)之职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。黄评：此影正文之征辟。秦老道：“他虽是这里人，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。天二评：真情。秦老献过了茶，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，推开了门，见蟏蛸[[55]](#footnote-55)满室，蓬蒿满径，知是果然去得久了。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，仍旧捧诏回旨去了。

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，并不自言姓名天二评：故秦老不知。后来得病去世，山邻敛些钱财，葬于会稽山下。是年，秦老亦寿终于家。可笑近来文人学士，说着王冕，都称他做王参军，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齐评：不背母训，真是高人。天二评：此亦竹��翁赞中语。所以表白一番。这不过是个楔子，下面还有正文。【卧评】 　　 元人杂剧开卷率有楔子。楔子者，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。然与本事毫不相涉，则是庸手俗笔，随意填凑，何以见笔墨之妙乎？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，观楔子一卷，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，真是不肯浪费笔墨。 　　 “功名富贵”四字是全书笫一着眼处。故开口即叫破，却只轻轻点逗。以后千变万化，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。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。 　　 穿阔衣，戴高帽，叹黄河北流，都是王元章本传内事，用来都不着形迹。 　　 功名富贵人所必争，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，并且躲避功名富贵；不独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贵，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贵。呜呼，是真其性与人殊欤？盖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，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。 　　 翟买办替时知县办事，时知县替危老师办事，各人办各人的事，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。世有穷书生得纳交于知县，诩诩然自谓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，安知其不因危老师而来也？ 　　 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，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。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。 　　 学画荷花，便有雨霁湖光一段；将谪星辰，便有露凉夜静一段。文笔异样烘染。 　　 秦老是极有情的人。却不读书，不做官，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。作者于此寄慨不少。

1. 楔子——写在正文前面的一段故事，用来引起全书的。元人戏曲，有时在正文外增加一、二个小场子，点明剧旨或介绍剧情、人物，名为“楔子”，地位多在篇首。小说把篇首的故事称做“楔子”，就是借用其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两箭之地——一箭射到的距离，称为“一箭路”，古时说法不一，有指为一百五十步的，有指为一百三十步、一百二十步的。“两箭之地”约指距离二三百步远的地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打睡——小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闯学堂的书客——上学堂兜卖书籍、纸、笔的小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日逐——逐日，每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夯（hān）汉——“夯”有用力举重的意思，“夯汉”就是卖气力干粗活的人。第四十六回中的“蠢夯”，夯是笨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食盒——有提梁可提可挑的贮食品、食具的盒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方巾——古称软的帽子为“巾”，明朝读书人戴的方形软帽，后垂二带，名为“方巾”。第二十回说到的“方巾”，则是旧日婚礼中新娘头上盖的一块彩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宝蓝——带翠色的蓝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直裰（duō）——一种斜领大袖、四围镶边的袍子。也叫“直身”、“道袍”，古人的便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元色——就是黑色。古称玄色，清朝时因避讳玄烨（清圣祖）的名字改称。下文玄武湖作元武湖，玄武阁作元武阁，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太尊——对知府的尊称。明、清制度：一省分几个府，一府管几个州、县；府、州、县的长官叫知府、知州、知县。称呼知府做“太尊”，是因为知府旧称“太守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县父母——对知县的尊称，比方他像老百姓的家长一样，“老父台”也是同样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壬午举人——明、清科举的正式考试，有二：一是全省性的乡试，一是全国性的会试。乡试及格的称为“举人”，更应会试（以及殿试），及格的称为“进士”。乡试、会试都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，乡试逢子、卯、午、酉年举行，会试逢丑、辰、未、戌年举行，某年举行的称为某科，“壬午举人”就是壬午科举人的省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字——这里是信函的代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没骨花卉——画花卉的一种画法。直用彩笔按本色描出，不用双钩。略似现在的水彩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瓦楞帽——明朝普通人戴的一种帽子，帽顶像瓦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头役——衙门里的高级差人。“头翁”是对这类人的尊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买办——衙门里管采购、办杂务的差人。私宅仆役也有买办，见第二十八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只位——南京方言，读“这”为“只”，“只位”就是“这位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册页——将单页的小件字画连接装裱成为一册，叫做“册页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撺（cuān）掇（duō）——怂恿，促成，唆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治下——管辖下。有时是民人对地方官的自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学生——士大夫表示谦虚的自称。对自己所考取的门生，习惯也自称“学生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竟坐不知——坐是定人之罪，自称竟坐不知，是自责失察不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侍生——这里是对于不便称兄道弟的人的一种自称，略有居长之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——段干木是战国时人，魏文侯请他做官，他跳墙跑掉了。泄柳是春秋时人，鲁缪公要见他，他关起了门不接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甘结——向官厅承认或保证某事属实、否则甘愿受罚的文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小厮——旧称打柴养马的人做“厮”，视为贱役，后来成了奴仆的称谓。年轻的奴仆就叫“小厮”（小幺儿、小子，同）。这里是时知县故意贬辱王冕的责骂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疲软——不上劲，软弱无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志书——就是“地方志”，专记本地历史、地理、物产状况和人物事迹的书。地方官虽非本地人，如果有善政，也常被记载进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全副执事——就是全副仪仗。知县出门时排在轿子前面的全副仪仗，规定是开道锣一，蓝伞（后用红伞）一，棍二，槊二，肃静牌二，青旗四，掌扇（一名遮阳）一。如果不是举行较大典礼，一般不出动全副仪仗，只用锣、伞开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红黑帽夜役军牢——后来统称堂役，就是官出门时走在前面喝道，官坐堂时站在两边排班的差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公馆——这里指的是临时布置给官休息或住宿的地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相与——结交，要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会城——会是省会的简称，这里指济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将大乱了——这是古人迷信的说法，以为黄河不沿故道东流而改道北流，是世事失常，也就是天下将要大乱的征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茧绸——一种用野蚕丝织成的平绢。山东出产的最有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耿饼——就是柿饼。山东菏泽市耿庄出产的柿饼普销各地，有些地方就把柿饼叫做“耿饼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淹淹一息——奄（yǎn）奄一息，形容人病重时气息微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擗踊——一作“辟踊”。“擗”，是以手拍胸；“踊”，是以足顿地。“擗踊”犹如说捶胸顿足，形容一个人悲哀到了极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负土成坟——亲自背运泥土给死去的父母做坟，原是晋人山涛葬母的故事，后人借作给父母营葬的代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三年苫（shān）块——和第四回讲到的“三载居庐”，都是比喻儿子在服亲丧的三年中遵守封建礼制的意思。“寝苫（睡在草垫子上）枕块（拿土块做枕头）”，是周朝定的丧礼；庐居墓旁，是孔子死后子贡敬师的故事，古人对父母也有这样做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服阕——一事终了叫做“阕”。“服阕”是为父母服丧三年已经满期的意思。口头语叫做“除孝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定鼎应天——定都南京。明初，以南京为京城，并在南京设应天府，管七个县，所以南京也称应天。第六回的应天，则是指以南京为中心北至徐州、西至英山、南至婺源、东至海的一个特别行政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邸抄——京城里发行的一种类似报章的印刷物。又名“邸报”。上面登些政府文告、文件以及任免官员的命令和消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守余阙墓——余阙是元朝安庆的守将，与陈友谅作战身死，前人称他做忠臣。危素是仕元而又降明的，叫他去守余阙墓，是对他一种讽刺性的责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礼部——明、清时，中央机构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个部，分管各有关的政务。礼部所掌管的是礼制和考试方面的事。各部长官叫做尚书，犹如部长；副长官叫做侍郎，犹如副部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八股文——即明、清应试文中，以《四书》命题的书艺和以《五经》命题的经艺的通称。又叫做经义、制义、制艺、时文。这种文章，一篇里面通常包括有“破题”、“承题”（也叫“破承”）、“起讲”、“题比”、“虚比”、“中比”、“后比”、“大结”等几个段落。“题比”又名“入手”是引入正文之始。“虚比”、“中比”、“后比”、“大结”，又名“起股”、“中股”、“后股”、“束股”，才是正式的议论，这四个段落，又各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，合共有八股，因而一般称之为八股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贯索犯文昌——古代迷信，看到天空星位移动，以为和人事有关。贯索有九星，连锁在一起，被认为是象征牢狱的，文昌有六星，如半月形，被认为是主持文运的；“贯索犯文昌”是说象征牢狱的贯索星侵犯了主持文运的文昌星，对下界文人不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见——这里的意思是“着”。天可怜见，犹如说天可怜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布政司——明初将全国分成十三个“承宣布政使司”，主官叫做“布政使”，负责各省行政，略如省长。后来官制改变，以巡抚主持一省，布政使便成为巡抚下面专理民政和财政的官员，一般称为“藩司”、“藩台”。本书第一回所指的是前者，第一回以后所指的是后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表里——衣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咨议参军——“参军”、“典签司咨议官”，都是明初设置的王府官员的名称。这里说的“咨议参军”，当指两种官职中的一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蟏蛸——喜蛛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5)